

让每一个微笑 每一次努力都成为幸运的开端

——专访中山大学2014年度人物刘文慧

本报记者 郑舒



2014中山大学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让所有中大人都记住了一个爱笑而阳光的女孩——刘文慧。正如人们常说的，“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刘文慧以其甜美大方的笑容、阳光乐观的心态，赢得了属于她自己的美丽人生。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来自普通农村家庭的刘文慧，以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一中文科状元身份考入中大。作为一个农村寒门学子和“小县城学霸”，她坦言，“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家庭贫寒或者高中背景不够好而感到自卑，我只是觉得自己上大学前错过了很多东西，必须尽我所能地去弥补。”正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和实践经验，刘文慧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加入院学生会、院系辩论队，还担任班长、党支部委员、助理辅导员等，勇敢地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每天基本只吃两顿饭，早上起床吃早饭，打包一份包子当午餐，晚饭很饿就吃，不饿就不吃了，然而这段日子始终是挺过来了。”为了尽可能的不向家里拿钱，减轻家庭负担，刘文慧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勤工助学，做学生助理，与同学兼职卖手机、发传单，并且从大一到大三一直坚持做家教。正是靠着这些零散的收入，以及每年的奖学金与自己的勤俭节约，刘文慧独立承担了自己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当回顾自己大学经历的这些艰辛时，刘文慧总是用微笑来回答一切，“其实家境不好对于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财富，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当内心足够强大时，所有艰辛对我仅仅只是一种磨练而已。”

“公益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在自信与乐观的心态之外，一颗热衷公益的心也是刘文慧的闪光点。大学四年，刘文慧一直坚持做公益。“公益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履行我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公益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在参与的众多公益活动中，刘文慧最难忘的是“书写爱——圆梦图书馆志愿服务项目”，这是由她主导发起的一个创新公益项目。

早在大二时，刘文慧就开始构思如何利用自己的图书馆学知识为公益事业服务，她和几个同学初步构想帮助贫困小学建立一个图书馆。大三，刘文慧将该想法落到实处，成立了“圆梦图书馆”公益项目团队，面向社会各界募捐图书，并将募集到的图书捐给河源市梅村小学，帮助该小学成立图书室。到目前为止，该公益项目完成了两次募捐行动，共计捐书3000余本。

“当我看到在自己设计的借书记录册上，一个只有百零几人的小学，却写满了三十多页的借书记录时，我真的意识到，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在众多学生干部头衔的光环之外，刘文慧在学业上也有自己的独特追求。谈及自己的“学霸”身份时，刘文慧笑言：“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天分，但我一直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在学习上有什么独特方法和心得吗？

刘文慧（以下简称“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热爱，比如我的专业图书馆学，虽然比较冷门，但如同我们常说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对图书馆学是充满热情与信仰的，而且我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学习是在帮助改变这个世界；而谈到具体方法的话，我个人不喜欢单纯的归纳其他人的看法和成果，我会参考别人的想法，但是我更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展示自己；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我习惯做日程表，让自己每天过得很充实，并且保证自己能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记：可以谈谈你的跨专业保研路吗？

刘：我的保研路实际上是十分坎坷的。大一我的绩点只有3.4，只能拿到三等奖学金，大二通过努力拿到了二等奖学金，大三绩点上升到4.4，才拿到了一等奖学金。而按照我的保研成绩排名，仅仅是班级第7名，选择跨专业保研其实非常冒险。然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坚持下去。保研前的暑假，我选择留校，每天起床后就去学院自习室，专心复习一整天，晚上才回宿舍。

“越努力越幸运”

在周围同学看来，刘文慧既能做好学生工作，又能兼顾学业，还能

自立生活，是一个完美级人物。而在各种耀眼光环的背后，实际上满载着刘文慧一次次的努力与尝试。“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或许只是因为我热爱，越努力越幸运。”

刘文慧大一担任班长职务，曾组织班级珠海一日游活动，达到百分之百的出席率。军训期间，她和其他班委熬夜为同学们制作纪念册，将照片一张张贴上去，而她自己没有想到的是，全班同学也给她制作了特别的礼物。“做班长给我最大收获是让我认识到，只有付出才有存在感，你的努力永远不会白费。”保研的成功更是她努力付出的一次完美证明。起初在她申请的所有夏令营中，只有华东师范大学一所学校给了入营机会，但她没有放弃，直到动身前往上海之前，她接到了人大的入营通知，“如果当初我没有多坚持，或许我真的错过人大了。”

面对困难，刘文慧保持微笑，决不放弃；面对成功，她仍然只是微笑，然后继续努力。“永远不要放弃努力，因为你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会发光。保持一颗向上的心，越努力越幸运，如果你现在不够幸运，也许只是还没有到达那个时间点而已。”

“善良的人会梦想成真”

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生活，刘文慧露出轻松而愉快的笑容，“研究生阶段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专心做学术，有机会的话争取能够出国交换。事实上，我个人对未来的期望很简单，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大学生辅导员。而且我一直坚信一句话，那就是越努力越幸运，善良的人会梦想成真。”

人生充满着期待，梦想连接着未来。爱笑的女孩刘文慧，将继续前进在属于她的充实而多彩的人生旅途上，书写最精彩的未来。



刘文慧与团队建立圆梦图书馆

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专访工学院2015届博士傅奕臻

本报记者 李瞳



每年的就业大军中，选调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大多名校毕业，学历出众，被选调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重点培养。随着国家大力号召优秀毕业生走向基层建功立业，越来越多“985工程”高校毕业生走向基层，给基层带来了新思想新风气新作为，如仅清华北大在近5年中就有342名优秀毕业生选择到广西发展，且大部分都是外省籍。

选调生的队伍当中，不乏博士毕业生，来自我校工学院应用力学与工程系的傅奕臻就是例子。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放弃高校安稳的研究工作，转而投身基层建设呢？他又是怎样认识选调生这份职业呢？种种疑问，将在本报记者与他的对话中得到解答。

记者（以下简称“记”）：选调生一般都是要去偏远地方的基层工作，条件可能相对比较艰苦，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这一条道路呢？

傅奕臻（以下简称“傅”）：读博期间，我曾任职校团委副书记，并作为2012年广东高校共青团干部的一员，到县级团委锻炼，担任湛江市赤坎区团委副书记。基层的工作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慢慢地，对服务基层、服务西部这些看似笼统的概念便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且有志于投身公务工作。一来，只有在基层，你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老百姓。二来，没有人愿意去，不正代表这件事充满挑战么？我喜欢挑战。我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完全了解当地的艰难和挑战，但也正因如此，我会得到更快的成长。因而，选调生于我而言，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

记：您读完博士，没有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选择了下基层，是否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呢？

傅：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读完博士好像都应该留在高校任教或者在研究院做研究。其实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不同的志向，每个人都有自己价值实现的方式。举个例子，民国的时候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跑到各个乡村去，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尝试去推动民智的启蒙，以求重新改造中国。他们中不乏海归硕士、博士，例如知名的教育学家晏阳初，他们何曾考虑过所谓“大材小用”，在他们看来，搞基层教育、是救我中华的第一大事，怎么能是“小用”呢？虽然听起来有点打鸡血的味道，但人生真正的价值是自己定义的，而不是靠别人来认可和给予的。我的专业是工程力学，研究方向是工程结构

分析理论及应用，由于我被分配到南宁市城建委，专业比较对口，和工作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相信可以学以致用。

记：选调生一开始的工作是围绕调研、分析政策开展的，也许并不是您所擅长的专业领域，这个转型可能会比较困难，请问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您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展望呢？

傅：调研和分析应该是我学生阶段一直在强化和学习的东西，加上曾经的基层实践经历，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熟悉的。当然，理工科学生一般都具有比较严谨的逻辑思维，这或许是一点额外的优势。对于未来，其实我也还在不断地思索和寻找，能为他人做一点事情，就很好。

记：职业是人生的重要选择之一，师长、朋友和家人的建议和支持都很重要，可以谈一下吗？

傅：其实我的父母家人都很支持我，我的导师以及学院、团委的老师也给了我不少的建议。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说实话自己也犹豫不决，最终能坚持自己的选择，离不开他们的信任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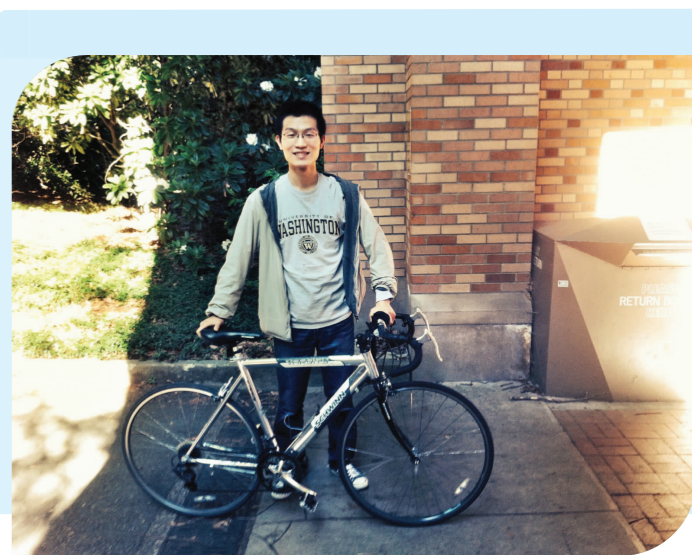
记：你会建议师弟师妹们报考选调生吗？关于职业选择、人生规划，您有什么建议想要告诉师弟师妹们的吗？

傅：选调生是一次比较难得的锻炼机会。尤其是研究生及以上的师弟师妹，选择报考选调生会有优势。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没有对错之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道路。只要能达到自己心目中的最佳生活状态，就是成功的人生。

北美文科求学之路

——专访外国语学院2012届毕业生涂航

本报记者 李瞳



学习需要高度的自觉

“美国的研究生院不会量产某一领域的研究人才。因为课程是自由选择的，因此学生如何选择和组合自己的知识也是自由的，这样每个人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上都会有各自的独特性。”

“英文系的学习生活是非常自由的。”谈及研究生阶段的校园生活，涂航如是说。“只有一门文学理论的课程是必修的，其它课怎么选，学校并没有做任何硬性要求。”显然，涂航十分享受美国高校的这种自由的氛围。在他看来，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知识储备上会更合适跨学科研究潮流。

美国研究生院的的教学模式也与国内差异颇大。涂航介绍道，美国高校以研讨会（Seminar）代替课堂授课。研讨会制度中，不是老师单向传授知识，而是师生相互讨论。师生之间约定谈哪几本书，然后约个时间一起讨论。他认为这种研讨会对个人学习的促进会更大。

另外一个让涂航受益颇深的是导师制度（Independent Study）。一周大概会有一到两次机会，涂航会与他的导师面对面交流，形式通常是师徒一起制定一个书单，然后一起阅读并讨论各种问题。



涂航与他的导师面对面交流

的深入交流，使他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与经验，我很珍惜每一次对话的机会。”

高度自由的校园生活，必然要求学生高度自律。“在美国，读书就是一份全职工作，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才能有所收获。”涂航说，学校不会督促学生去学习，但他所碰到的中国学生，都是相当勤奋的。“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国内最好的高校，是真的对某个领域很感兴趣才漂洋过海来学习。他们都十分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因此成绩也非常出色。”

接受过东方与西方的大学教育，涂航心里免不了做一番比较。在他看来，中西方的研究思维有不少差异。“做人文研究，国内的学者重文本、重考据，但国外更多的是理论先行，他们重视的是理论意识与问题意识。学会如何根据某一个具体问题（problematic）组织自己的研究，是他们最看重的学术素养。”

尽管基础的学术训练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涂航依然感激中大对自己的栽培。“中大培养我的问题意识。中大塑造了我最基本的知识情怀和学术视野，会追问和探究，这对后来我在美国做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来到美国更多是专业方面的训练，英文怎么写，理论怎么用，但都是要建立在对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之上的。”

借助学术网络，申请哈佛大学

相信不少人心目中，哈佛大学是难以高攀的学

术殿堂。但谈及申请哈佛的过程，涂航表示自己只是为三年的美国研究生经历而占了不少便利。

“在本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老师们在校园里生活。当时何家祥老师给我们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我很感兴趣，想以后研究这一领域。我本来是拿到了华盛顿大学英语系硕博连读的录取通知，但自己身为中国人，做东亚研究会更容易上手，英文系没法满足我的理想，所以硕士毕业就离开了。现在去哈佛，算是转学吧。”

涂航说，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打好学术基础，申请哪个学校哪个项目，其实影响并不会特别大。但申请博士生，除了考虑研究领域以及导师能力以外，还需要考虑学校的政策，导师的指导风格适不适合自己。而这些信息，一般都很难光凭学校网站得知。

所幸的是，申请博士时涂航已经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对美国学术环境有一定了解。一开始他打算去杜克大学文学系（Duke Literature）随詹姆斯（Fredric Jameson）攻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但权衡之下觉得最好的路径还是从西学入手，逐渐回到中国语境，由于已经在华盛顿大学受到了不错的西学理论训练，转投哈佛的中国研究显得更具挑战性和趣味。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一大好处是，这里的学术界是非常专业的，有很多行业协会和学术年会。在这儿读书，就自然身处这些社交网络之中。一段时间以后，我对东亚学术圈比较熟悉，也认识相关领域的老师，也知道每个学校的特色，哪个项目适

合自己。有了人际网络方面的基础，申请起来就知道哪个学校适合自己。”

茫茫学术路，思考者苦中作乐

“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社会的变动必然会反映在学界上。这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需要新的范式、新的学科方法，对学科发展也是好事。”

尽管有着让人艳羡的履历，但涂航对于人文博士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在美国，博士也面临着就业难。”他说，因为人文学科的投入回报周期太长，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人文学科在商品经济时代中存在的必要性。仍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对人文学科的投入大量消减，项目也少了很多。而另一方面，美国博士一直都是产量过剩的。“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博士生，但学校的项目开起来了，就招生了。于是博士生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制度也收到了不断冲击。“越来越多人质疑高薪养着一群学者效率太低。学校投入了资源，但学者不一定能产出高质量的文章，还有人认为学者研究的很理论性的东西，对社会完全没有益处。学术界与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互动的关系。所以高校也渐渐向终身教职制变成合约制，合约期一过就不得不另觅出路。这是全球资本流动下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有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和流动的资金，有利于美国大学扩张，但大学教师不再

是‘铁饭碗’。”

因而涂航也特别真诚劝诫每一位有志于出国留学，从事学术道路的师弟师妹：“要不是对这个学科特别感兴趣，还是要再三考虑。走上学术道路，需要足够的勇气。”

然而在学术路上越走越远的涂航，则自言是“上了贼船”。“我已经学了那么多了，半途而废的话那么之前学的好像都浪费了，就只好一直读呗。”懂得自嘲的人，都是生性乐观的人。“好的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西方国家需要很多专家去研究它，东方研究和亚洲研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热点。”

博士就业难，知识分子被贬低，对于这些现象，涂航都尝试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知识分子地位转变，是因为社会的结构在慢慢转变。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瓦解了。美国学院型学者的兴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二战之后出现了婴儿潮，突然有很多学生涌进大学，所以需要大量学者到高校任教。知识分子的地位、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不断变化的。比如现在在做文学研究，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做纯粹的文学研究。现在，就连什么是文学，文学能有什么作用，这些元叙事都在不断地被质疑。可能你懂得电影研究、懂政治学。”

社会剧变的现象，反而加深了他的问题意识。涂航说，他一直关注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的处境，说不定这还能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我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喜欢现在自己正钻研的问题。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吧。”涂航最后这么总结道。